

林明霞 · 著

谁是母亲

SHUI SHI MUQIN?

杭州出版社

谁是母亲

林明霞 ·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母亲/林明霞著. -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2.3

ISBN 7-80633-416-5

I. 谁...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691 号

谁是母亲

林明霞·著

责任编辑 朱晓莉

封面设计 李 莎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286 号 310003)

电 话 (0571)85066305(编辑部)

(0571)85066612(发行部)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86 1/32

字 数 320 千

印 张 12.375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416-5/G·232

定 价 20.00 元





20 世纪中叶。

高老太跪到观音菩萨瓷像前，双手合十，头如鸡啄米般叩着祈求：“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显一显灵，保佑我一家平安度过这场劫难。我吃长斋，重塑金身……”突然，夜空里裂帛似的一声惨叫打断了她虔诚的祈求，高脚清油灯的火苗颤抖地俯伏到灯草上，半天不敢站起来。高老太痴呆地凝视着观音菩萨安详的笑脸。她不明白自己一世行善积德，灾难为什么总跟她过不去。

农会里逼打地主的声音如飓风在夜空咆哮：

“金子藏在哪儿？不招吊起来！”

“地主不老实，死路一条！”

“……用冷水泼醒！用冷水泼醒！”

高老太蜷缩在观音瓷像前，身子筛糠般抖着。

沉疴在身的小孙子在床上虚弱地呼唤：“奶——奶——”

高老太曲尺似的一节节站起来，移动“三寸金莲”，船一般摇到小孙子床前，嘶哑着声音安慰：“别怕，行禄，有奶在！”接着，伸出一只手在小孙子额头一摸，心“咯噔”一下往下沉：烧得滚烫！

“奶。”高行禄艰难地支撑起上半身坐在床上，说，“我们家到底有没有‘黄货’？拿出去换命要紧！”

“嗯，哪儿还有……地皮都被他们翻过三遍啦，家里是比大水淌过还干净。”

“地主不老实，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夜空里又响起揪心裂肺的呼声。

高行禄挣扎下床。

“你要干什么？”高老太尖厉地问，“行禄，你身子烧得滚烫，你想到哪里去？”说着，双手紧紧抓住小孙子。

“我——我跟他们拼啦！”高行禄满脸通红，目光灼灼。他竭力挣脱八旬老奶的手往门外冲。

高老太被拖曳着跌倒在地，嘴里不住地哀求：“行禄，你这是去送死啊——”

高行禄掉过头悲哀地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奶。突然，他的双臂紧紧地簇拥老奶，头深深地埋进老奶胸口哭起来：“奶、奶，难道我们家就这样完了吗？”

“报应！报应啊！”高老太悲恸地喊道：“多少年来我就叮嘱她：虎留蓬、人留路；铜钱银子光光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是她……”

门“吱嘎”一声往里推开了，风扑进来，高脚清油灯的火苗又立即蹲到灯草上，半天才摇曳地站起来，照清来人清癯、胡子拉渣的脸。

“哥！”高行禄喊了一声，惊喜地跳起来。

“躲、躲、躲……”高老太一连串神经质地喊着。她来不及从地上站起来就爬过去扯住大孙子的衣襟，使劲把他拉到床和黄泥灶之间的一只千斤缸后面。

“还有吃的吗？”高行榜在缸后面问。

“灰膛里还藏着大半碗粥，是留给行禄吃的——你别动，我去给你拿来。这几天，他那红的又多了——七彩不会出事吧？”

“她？她会出什么事。人家现在是积极分子，早和地主阶级划清界线啦。”

“踏过红地毯就是高家的人了，况且她肚子里还怀着高家的种，这界线能划得清吗？”

“我都是被姆妈害的！三年前我就要把家搬到杭州去开绸缎

铺子，可是她死活不同意，还强迫我结婚——还说要花对花刺对刺——现在好了！”

“大人也是为你们好啊——谁又能料到身后事呢。”高老太低下头幽幽地说。马上又抬头看着大孙子，问：“你岳父家好吗？他一向做人好。”

“一炮通天响——他被店里伙计告发藏匿枪支，五花大绑押到新疆坐大牢啦。”

“药店开得下去吗？”

“关门啦——他临走还念念不忘要把药店开下去。”

几天后，高行榜娘被押去坐牢。

斗争地主的高潮已经过去，乡村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深夜，北风发怒地在屋外咆哮，窗子已经用破布堵上。高行榜在清油灯下温习功课。老奶坐在一旁结线：隔代三口的吃食全靠她这双手了。清油告罄，躺下刚一会儿，隔壁的鸡啼吵醒朦胧的高老太。鸡啼两遍，高老太摸索着爬下床，她要为两个宝贝孙儿烧早餐。汤烧热，她蹒跚着去量米，手伸到米瓮一摸，瓮底只剩几粒，刮了半天遮不住一个罐底：昨天晚上米就吃光了。她自己早就没有胃口了，是两个孙子支撑着她的生命中枢。现在，她愣在米瓮前毫无办法，好一会才回过神，移到灶前抽出燃烧的柴插进灰膛里，然后迈到门前，把门拉开一条缝，眼睛盯住黑沉沉的天空发怔。愣了半天又退回来，把埋在灰堆的柴抽出来重新塞进灶膛。

祖孙三人低着头稀里呼噜喝着照得清人影的粥——还不如说白开水。高行禄喝得满头大汗，一碗下肚便无力地躺到床上。高老太今天要去卖线，她希冀卖个好价钱，抽出本钱杂升把米回家。临出门她问：

“行榜，你还要进城念书么？”

“念，奶，念。”高行榜头也不抬刮着锅底残存的汤水。

“你怎么交得起那洋钿？”

“不用交，我趴在教室外的窗子上，从外面往里看，一样的。学校对我蛮好，他们也不赶我。”

“阿弥陀佛，保佑我行榜考取大学府，高家才有出头之日。”

高老太穿街过巷叫卖。前面是座小学校，孩子们琅琅读书声令人忘忧。她想学堂里女教书先生或许要做双把鞋纳双袜底什么的。学校门口就有一位女教师看中她的线，手掰着线掂掇价钱。段七彩腆着个微微隆起的肚子走过来，她朝那堆霜般小脑袋一瞥，立即附到女教师耳旁嘀咕，女教师如捏到毒蛇般把线丢还给高老太。

“先生，不是讲停当的，怎么又变卦啦？”高老太苍凉地问，猛然瞅见段七彩，她那核桃壳般的老脸立即漾开一个亲热的笑容。

“滚！”段七彩乌脸黑唇，手指着学校大门，“你这个老地主不在家里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跑出来投机倒把，我叫农会押你去坐牢！”

噢，这是什么世道，没大没小，一家人咬起一家人了？“孙子媳妇，踏过红毡毯就是高家的人呢。”高老太瘪着嘴说。

段七彩气得七窍冒烟，手指着高老太声色俱厉地问：“谁是高家的人？婚姻法明确规定：包办婚姻可以废除！”

“阿弥陀佛，你肚里还怀着高家的种呢。”

“你——”段七彩气得五官挪位，一指戳到高老太眼睑，骂，“你这个贼地主！你对新社会不满，是不是？你妄想变天？”

高老太眼皮顿时肿得如乌桃般大小。

段七彩肚子膨胀到登峰造极，她拎一个蓝花布包袱回婆家生prod了。浙西农村风俗：女儿不准在娘家生小孩，否则会把娘家的

好风水带走。

高老太见孙子媳妇回家当然高兴，她踮着一双小脚忙忙碌碌。傍晚，段七彩腹痛了，她忍受着原始的惩罚，心里怨恨一切——是父母之过，还是命运的捉弄？自己豆蔻年华，缎子一般的锦绣前程，现在竟一下子沦落为地主媳妇。她不甘心！不甘心！！

“孙子媳妇，喝碗红糖汤。”

一个颤悠悠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在她耳根响起。段七彩瞥了她一眼：一张皱巴巴的脸上没牙的嘴皮裂开了，一对灰茫茫的眼瞳显然被即将降临的新生命的喜悦润泽了，发出罕有的兴奋的光芒。段七彩厌恶地侧转身，背对着她。一会儿又“哎哟哟”呼叫起来。段七彩捏紧拳头捶打自己的肚子，恶狠狠咒道：“你这个孽种，赶到这世上作死！哎哟哟——啧，啧……你、你竟敢用脚踢我？！行、行榜，你害得我好苦——”

“彩，忍耐一下，生下来就好了——女人天生就是为遭这份罪来的——是前世作孽才超生女人。要不，观音菩萨修了七世才修到一只男人的脚呢！”

段七彩大汗淋漓，像蛇一般扭着身子。“死……死鬼害得我好……”

“苦哇——”

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声冲向屋顶，逸到空中。一个休眠的细胞被天地精华催醒，它分裂着，又得到蛋白质，钙、铁、碘、锌等微量元素的帮助，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参预这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苦哇苦哇”地哭喊着。这是友好的问候，抑或预感生命的不幸？

婴儿的啼声如天籁，又似旷野被晨风吹响的一串铃声，高行禄聆听着，他醉啦！片刻，他忘却疾病和灾难摊到头上的痛苦，苍白的国字脸绽开一个笑容，两条细细的胳膊支撑起骨骼嶙峋的身子坐了起来。他虚弱地喘着气，支使老奶把新生命抱过来他看

看。“认识叔吗？”他小心翼翼地撬开那两片薄如蝉翼透明粉红的眼睑。猛地，他的胸膛涌起股酸楚，泪眼模糊地看着孩子呢喃，仿佛那女婴已经听得懂他的话：“孩子，孩子，你怎么不迟不早，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世？你出生的这一天，家无隔宿粮，人走鸟散。过去那个兴旺的家对你永远是个谜，是个故事。你一落地就哭得这样伤心，或许，你早知道人生是趟苦航？但是，你能与命运抗衡吗？”高行禄泪珠掉下来，滴在孩子的脸颊上。孩子嘟起嘴唇吧唧吧唧地吮吸着。突然，她愤怒地舞动四肢，拼足气力发出“苦哇苦哇”的呼喊。高行禄神移心驰，他凝视屋外一隅清澈的蓝天，若有所思，半天，才移回目光，自言自语：“遏云，高遏云！”遂低下头，对着怀里的婴儿说——似乎她已经很懂事：“你就叫高遏云，叔没有礼物给你，就赠给你这个名字。但愿你以后生活得像白云那样悠闲、自在、亮丽。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亦哀！遏云，将来每当人们呼唤你的时候，你会想起叔吗？”

产后第二天，段七彩便乘乌顶轿回娘家养月子了。

高行禄的病不见好转，每天下午便两颊潮红，犹如两朵殷红的桃花。全家人都知道他的生命之灯将要熄灭。

一天傍晚，照在灶上的那缕橘红色的夕阳也被暮色收回去的时候，一个黑影落到床前。他睁眼一看，立即惊喜地喊：“哥——”

对方只淡漠地点了一下头，默默地在床沿坐下，手往他额上一摸，问：“你好些吗？”

“老样子。”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我这病好不了，只不过在拖日子。”

“快别这样说，等哥考取医学院给你治病。”

高行禄苦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末了，才幽幽地补了一

句：“来不及了。”过了一会又问：“遏云呢？她们怎么不跟你一起回家？”他突然感觉到高行榜神情黯淡，明显在抑制一种不愉快。他忐忑地紧追着问：“是不是遏云病了？”

“她很好，在她外婆家住段时间就回来。”

“别瞒我了，哥。你知道我料事如神——生了这种病就如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离了，离了！”高行榜气恼地站起来，“人家是果正红花正好——我不连累人家，放人家攀高枝结良缘去了。行禄，这事不能让老奶知道。上了年纪的人，生命犹如风前残烛、瓦上之霜，再也经受不起一点点意外的打击了。她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全靠我们的支撑啊！”

“遏云呢？”细密的汗珠从高行禄额角、鼻尖爆出来，他显然在竭力遏制一阵喷发性咳嗽，汗水濡湿了白洋布衫。

“法院判给了她，规定她抚养到十八岁。可是她转身就送给别人做童养媳了——是她娘家以前的长工。”

高行禄的眼珠瞪着不动：她的出生真的是多余的吗？是阴差阳错造就了一个生命？然而，她自己是否期待过这生命？是否热爱这生命？享受这生命？高行禄梦幻般呢喃：“遏云遏云，此生是祸是福全凭你自己挣扎了。”他收回目光，定定地落在高行榜的脸上。“哥，我只求你一件事。”他轻轻地说。

“什么事？”

“你答应了我才肯说。”

“嗯。”

“也许你将来会有出头之日，可是你要记住：永远别理睬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心比夜黑！”

高行禄再度昏厥过去。

高行禄晃悠悠来到一个烟雾缭绕阴森恐怖的地方，四周燃着红红炭火，烤得他皮焦肉燥，五内俱焚。他心生疑窦：难道这

就是人们常提到的地狱？他不甘心就此死去，他还有许多美丽的梦没有编织。他转身想离开，两个牛头马面立即用铁链捆住他。他挣扎，他呼喊，眼睁睁看着好多往昔的亲朋好友从身旁经过，连看也不看他一眼。人真的不能倒霉落难啊，你最困难之时便是众叛亲离之日。身上的铁链箍得更紧了，连气也喘不过来，他抓挠着，心似蒸着般难受，嘴唇龟裂如干旱的田畈，多想有一碗粥滋润滋润冒烟的嗓子。

“粥，粥……”

家里早已断炊，米瓮里老鼠打盹。两个好人四只眼睛对视着，束手无策。最后，高老太毅然坚决地说：“我去讨！”

粥熬好了，高老太一边吹着一边呼唤小孙子。高行禄睁开眼睛，灯笼般灼亮。高行榜用石头调羹喂他，他似有意张口却无食欲。他的嘴唇翕动，喉头嘀咕。高老太凑过去听，但她早已耳目半废，听不清楚；高行榜听清了。

“……人生是趟苦航——”

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慢慢阖上眼睛，丢给两个亲人一个惨淡的微笑。

高老太手里的碗掉到地上。她愣怔了一会，突然踉跄地奔到观音瓷像前，哆嗦地指着观世音诘问：“我廿八岁守寡，四十八岁丧子，为什么又要我老年丧孙？为什么？为什么？”她绝望地举起观音菩萨像用力往地上一掷，观音菩萨像摔成一堆瓷片，一颗头颅滚开几步，掉转脸，对着高老太狞笑。

高行榜用床板为兄弟钉了一副薄薄的棺材，在沙地上为行禄刨了一个深深的坑。买不起砖头，也没有墓碑。在回家途中，他远远望见自家屋顶烈焰冲天……

两年后，高行榜考取东北某名牌医学院。临行前，他茕茕落孤坐在两座荒草离离的坟茔前，望着被太阳照得青葱发亮的原野

出神。傍晚，他上衣袋里插了一支牙刷一支钢笔攀上东行的列车，离开了那两个土堆，离开了那块热土，离开了那段如泣如诉的日子。生活已经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十年过去了。

夕阳把池塘水染成淡黄色，老柳树的枝条伸向水面，远远望去，犹如一个披头散发的老人对水沉思。

洗衣埠头坐着个小姑娘，两只脚插进水里拍打着，不时伸长脖子眯细眼睛向池塘对岸通往外乡的一条小路张望。苍茫的暮色像张网笼罩着池塘、田畴。小路尽头黑影憧憧。她有点急躁不安起来。忽然，她慌张地站起来，一双赤脚叭嗒叭嗒敲击着凹凸不平的鹅卵石路，向池塘对岸那条小路奔去。很快来到岔路口，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条倒八字型的岔道，蜿蜒伸向暮色深处，看不见一条晚归的牛，也听不见一声昏鸦的叫。小姑娘惶恐不安，拿不定主意该走哪条岔路才能碰到送信归来的外婆。心，是那么的焦虑，越来越重的暮色压得她直想哭。这时，右边那条岔道上出现一个黑影在模糊地移动。

“外婆！”

“哎——遏云！”

“哎——”她兴奋地奔跑起来，向那个黑影扑去。

“这么晏了，你还出来？！”外婆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呵护。

“我拔猪草回来不见了你，我猜想你一定又去送信了，左等不见你回家，右等不见你回家，我就出来接你了。”看不清楚外婆脸上的五官，但是她感觉得到外婆肯定在慈祥地微笑。她扯住

外婆的衣襟，心里问：外婆，狗没咬你？狼也没叼你？人也没骂你？她的心从未像现在这般踏实、甜蜜，黑暗对她也不再是威胁了。她安静地甩着两条腿跟随外婆往家赶。

“猪喂过了吗？它一饿就会把猪栏颠烂的。”外婆一边走一边问。

“喂过了。”高遏云一边回答，一边气喘吁吁地紧跟着外婆。

“鸡也上埭了？”

“埭门关好了。我拌糠饭给它们吃时点清楚了，一只不少。”

屋门半开，漏出等待晚归人的昏黄灯光。高遏云记得她出去时是关上门的，也许是做义务工的小舅回家了。进屋一看，却是大舅坐在桌旁抽着香烟。“姆妈。”一见她们进屋，大舅便亲热地唤着。

“刚到家？”外婆欢喜的脸若春花般灿烂，马上焖锅煮粥。

大舅在一个叫厢碓的地方开代销店。他难得回家，从未对高遏云笑过。高遏云非常怕他。现在，她不得不硬着头皮装出很亲热的样子，热乎乎地叫：“大舅！”又不答应。高遏云非常难受。她知道大舅一向不喜欢自己，却不明白他为什么厌恶自己，她只知道她一出世大舅便嫌她了。她不敢走开。过了许久，大舅才突兀地问：“你怎么还不走？”高遏云发窘地沉下头，困厄地咽下一团苦涩：除了外婆的家，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她不敢抬头，她多么希望把身子缩小到大舅看不见。

“她没有家。”外婆一边忙碌着，一边笑着为高遏云解围。

“她有娘的哇！她娘不是老早说要带她去读书。”

“她娘那脾气你还会不晓得，她没讲把遏云带去，我们把遏云送去，遏云还不被她活活打死！”停停，外婆又接着补充，“其实遏云在这儿也不大吃得到大人的。拔拔猪草扒扒柴；捡捡谷穗、放放鸡；我还多个人使唤——菜放到锅里才想起没盐没酱油了，喊她一声，她跳去一会儿工夫就买回来啦；漂漂衣裳什么替

了我不少手脚呢。多个人添双筷添个碗带带过。”

大舅不再吭声。高遏云知道可以走了，她索然地坐在后院的乱石堆上，一只手托着下颏仰望星空。月牙嵌在黑天鹅绒般的天幕，整个星空静穆、神秘，总让人感到那里面有个凄凉的故事。

家？她想如果她真的有个家，她现在就飞去。

——外婆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家，在一个她不知道有多远的地方。那个家曾经很富足，墙壁用墨刷成乌黑，是为了防日本鬼子轰炸的。屋后有个大花园，园中有树有竹有花有个大池塘。月亮门上站着一个穿红衣裳一个穿绿衣裳的两个大姑娘——是她的两个姑妈。她的小叔叔是吐血死的，她的名字就是他给取的；有个老太被火活活烧死；她的父亲出外读书了，他是很爱她的。她曾经给东福做童养媳，是政府补发教师女儿不得做童养媳的政策，才由外婆把她抱回来的——每逢说到这儿，外婆的表情就既得意又辛酸：“我到那家去看她，可怜得喽！她一个人困在箩窝里，一只猪娘刚起栏，嘴巴颠她的箩窝，她吓得像猫喘一般哭不出声。我这人心一酸就一把抱回家啦。”外婆撩起围裙抹了一下眼泪，“满身的疮生过喉，那脸瘦得——”外婆伸出一只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像条头糕一样。在箩窝里困了三年才能上床……”外婆很少提到她的母亲。高遏云记忆里见过母亲不知是哪一年了。母亲搀着她的手，到代销店买了一包花生米给她吃。一粒花生米掉到地上，高遏云捡起来就塞进嘴里，那母亲说：“地上的东西不卫生，不能捡起来吃。”这就是她对母亲最亲切的回忆。听大人说她调到城里教书了。

外婆在屋里唤她喝粥。

大舅说：“别理她，她肚子饿自然会来吃。”

高遏云回到屋里，她不对谁看一眼，径直向里面卧房走去。大舅在背后问外婆：“她娘把她上个季度的定量寄来没有？”高遏云和衣躺到床上，睁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不知过了多久，

外婆摇着她：“他上楼困啦，你快起来喝粥——可怜的遏云，投生这样的人家真是活受罪啊！”

“外婆，城里远吗？”

“你想去寻她？”外婆警觉地问，然后劝道，“遏云，大人说你几句，小人不准记到心里去！他也是心烦呵——”



金色的阳光把原野照得发亮刺眼。

高遏云采满一篮猪草站在皂角树下眺望，远处晴霭里一个挑箩担的人正渐渐走近。

“你是从城里回来的吗？”高遏云迎上去急急地问。

“是的。”

她的心一动，紧接着问：“到城里的路难认吗？”

“不难认。沿着石板铺的路一直走，就到了。”

高遏云挎着猪草一脚迈进门槛，一眼又瞥见那个穿蓝色大襟衫的妇女主任趴在桌上脸埋在水勺里吞糖水蛋。好一会儿妇女主任才从水勺里抬起头，脖子噎得像鹅颈一样长，一只手在上面揉着，一看到高遏云就问外婆：“这就是你带大的外孙女？”

“是的。”外婆一边卑恭地答着，一边手在背后一个劲地向高遏云示意。高遏云只得避进里面卧房，听外婆向那位妇女主任乞求：“我跟你商量一下好吗？这‘地主’帽子能给我摘掉吗？要不，换成富农的也好点。我两个儿子都大了，可这‘地主’的成分弄得大姑娘像碰到生大麻风的一样害怕。”高遏云立即停住脚，竖起耳朵听妇女主任怎么说。妇女主任支吾不清，但没有拒绝，这已经使祖孙二代莫大的喜出望外了。高遏云心想小舅要是知道

了不知该怎么高兴呢。村里想跟他谈恋爱的姑娘有三四个，但个个都嫌小舅成分高而滞步不前，小舅只得降低条件谈了个瘸脚的，可是她也想退步抽身啦。小舅苦恼极了。这段时间她和外婆都格外小心，连走路也怕弄出声音，怕惹得他发脾气。高遏云走进房里打开衣橱，把一年四季换洗的衣裳叠到一块，她想如果要去城里找母亲就方便多了。她坐到床沿等了十多分钟，估计妇女主任已经走了才出去。外婆的脸给心里的希冀照亮了，如涂了一层油彩，显得比平时格外亲切、年轻。

小舅失恋了。

段锦松躺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瘦得不像人样，眼睛血红，头发乱草一堆，眼瞳射出的不再是聪慧狡黠的光芒，而是绝望、压抑、痛苦的神情。高遏云感觉这种情感如果撞到岩石上，岩石也会溅出火花。她巴结地问小舅想吃些什么喝点什么，但是他总是不搭理，或者干脆把头转向床里面。外婆急坏了，她辗转不停丢魂落魄，又不敢规劝儿子。高遏云便成了他们之间的桥梁，她把进城找母亲的念头淡忘了。她非常害怕小舅会突然发作，打毁屋里所有的东西，然后冲到屋外，不顾一切地呼喊：“天，天！我才廿四岁，我剥削过谁压迫过谁？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做人？！”不过，小舅没有这样做。第四天，他的情绪稍微稳定点，他让遏云给他掇去一碗薄溜溜的粥，喝完粥他又让遏云把他的旱烟筒递过去。段锦松一连抽了十几筒烟，才把烟筒递还给遏云，自己又躺倒了。

这一夜很平静。

第二天早上，高遏云给小舅送粥去时发现他早已醒了，一双眼睛铜铃般瞪着。他让遏云走近去，吩咐她去完成一项任务：

“大麦娜家养蚕，每天早上，她要到晒谷场摘桑叶，你去找她，对她说我要求今天晚上再见一面——你就说是我特地要找你